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 第二十二回 端州署貴興反案 雙門底天來被辱

再說天來居家，痛恨孔公離任。一日聞人叩扉，天來緩步而出。卻被□餘人不分皂白，拘押而去。天來駭然問曰：「爾等何人，因何事故？」左邊一人厲聲答曰：「番禺陳德！」天來回顧，右邊一人低聲告曰：「奎慶府新任差爹秦登是我，（有此低聲，故能充得差爹秦登）請梁官人前往端州聽審。」行不上半里，前面有一漢子攔住去路，喝聲：「爾等前往不得。」天來抬頭一看，其弟君來也。眾差役聞喝，慌忙檢出府稟擲看。君來覽畢，從容而言曰：「既有府稟，便當前往。惟家兄近有微恙，煩眾貴差與我周全。切不可大驚小怪。今有花銀五兩，權作茶金，異日再行厚謝。」眾差役領過，欣然釋手隨行。天來顧謂其弟曰：「汝可歸家奉母，數日我自有當返。」君來歸告其母，凌氏捶胸大哭，呼天而救。君來再三泣勸不題。

一日，帶至端州。府爺升堂，傳人拘出各犯跪下。府爺聽訊，天來應答如流。（幾番經練安得不應答如流？）府爺大責貴興曰：「汝本身充國學道人呈門，如何罔知法紀，糾賊行兇？」貴興具言：「天來八命陷人，希圖折債。」復責各犯曰：「爾等亡命之流，聽誰鼓惑，焚劫梁家？」林大有稟曰：「小的係彼舊日耕人，拖下田租，與他有隙。被其誣為賊匪，久困監牢。小的有母在堂，今年九□有五，伏乞太爺明察秋毫，大開湯網，俾得回家奉侍，免受饑寒。」府爺拍案大怒曰：「爾本賊性，還說孝子虛言！」喝皂隸痛答五□。林大有不敢招認。府爺再詰曰：「如果係貴興學爾等打劫，抑或爾等自行從實供來便了。」林大有所供如故。府爺將他發上招架，夾得林大有手足冰冷，苦極難禁，徐徐稟曰：「小的曾與他批佃老北沙田，拖下租銀二百。連日登門逼勒，也曾與他廝打，因子他日成仇。故被他誣為賊匪，萬望太爺鑒察。」天來稟曰：「他並不是耕人，現有原耕可對。」府爺曰：「爾等欠租，還將業主毆打，便是賊人氣概。」喝皂隸扣緊架索，但見林大有咬齒搖頭，竟然不肯實招。連審三堂，終不肯決，只得向天來大罵曰：「汝曾在廣府具下遵依。何故幾番控告？！此盆此桌，何處而來？」天來答以父親遺下，府爺曰：「既父所遺，如何單號爾名，不見君來物業？即此一事，可見糊塗物各有主。猶思冒認，誣人捏事，自不必言。巡撫大人批『該打死』，本府照批行刑就是。」（何不述孔公之語而偏引巡撫之批？）審畢，將貴興等各犯放出，反留天來一人。越數日，天來具下甘結，然後始得歸家。泣告母弟，舉家大哭。天來係今孝子，日來尚且含忍不敢多啼。恐致母親動念，夜裡登牀就寢，兩行珠淚暗地偷垂。正是：

九迴腸牽三更夢，一片魂驚五夜雞。

天來夜夜悲傷，不能安枕。每至五更時候，神疲思倦，方能乍見周公。偶然一朝，睡至日出三竿，還未起來澡洗。君來揭帳視之，但見淚落連灘，兩邊浸爛，駭告其母。凌氏待他醒來，撫慰曰：「我兒可往省城復業，免來連夜悲傷。死者不可復生，貧者安能敵富？如再述而不醒，將來有誤生涯。」天來暗忖：「與貴興構訟多年，滿城大小官員也曾具稟。即如告准，亦屬空談。此志此心被他喪去八、九。」一聞凌氏之言，對母自咎曰：「兒不孝，不遵母訓，屢屢呈詞。今日誤人誤己，財散冤沉。自知其過，以後雖有明員，兒亦斷不敢與他再訟矣。」（有此一段，生出後文。正所謂水窮山盡如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）言罷，辭母往省而去。

一日行至雙門底前，偶遇貴興乘一座玻璃大轎，手持一把銷金紙扇，居邊小子兩個相隨，揚揚得意而來。天來俯首疾走。貴興一見，停轎而出，叫聲：「表台」，天來佯作不聞；再叫一聲：「梁表」，天來亦不答。乃提天來之手，且笑且罵曰：「汝莫不是到衙控我乎？」天來曰：「從心所欲，從吾所好。賢表又安能拒我哉？」（其志猶在）貴興曰：「汝欲告吾，惟有四君可告：天上帝君，地下閻君，屈中灶君，朝內人君。除四君，何地可控我？」天來曰：「汝量吾不能赴京御告乎？」貴興曰：「果能此事，當以筆資奉送。」言罷，呼小子撿出錢二百摘於地。天來曰：「如此鄙人，誓必告汝，誓必告汝！」拂袖而去。貴興跟前，再執其手，從容而告曰：「賢表貴冗多端，精神疲憊，此心猶恐忘記。吾今當以此扇，打醒爾的精神，使爾常常記念。」言罷，舉起一雙冷眼，向天來照頭照腦亂打無數，竟將一把銷金紙扇打得熔熔爛爛，骨肉俱離。（四字關意）天來四顧無援，掩面而走。正是：

路逢狹處難迴避，運到乖時慣折磨。

未知二人去後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